

書名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編號 D8621700

卷四

第一卷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四十卷 明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浪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姦如鬼
 古來論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牙他兩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之管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腹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警世通言

卷一

一

為人第一精誠

學問第一無盡

賢升曾為小千

陳公又非千

第四卷

物相公飲恨半山堂

得歲月延歲月得歡悅且歡悅萬事乘除總在天

何必愁腸千萬結放心寬莫量窄古今興廢言不

徹余谷繁華眼底塵淮陰事業鋒頭血臨潼會上

膽氣消丹陽縣裏簫聲絕時來弱草勝春花運去

精金遜頑鐵逍遙快樂是便宜到老方知滋味別

粗衣澹飯足家常養得浮生一世拙

閒話已畢未入正文且說喜詩四句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中長按物字他物
正負於象切及周
相違也朱子語類
王臨川大資公有一
強近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此詩大抵說人品有真有偽，須要惡而知其美，好而知其惡。第一句說周公，那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商，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武王病，周公爲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無人知之。以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侯。有庶兄管叔、蔡叔將謀不軌，心思周公反布散流言，說周公欺侮幼主，不久篡位。成王疑之，周公辭了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天降大風，疾雷擊開金匱，成王見了冊文，方知周公之忠。

逆歸相位，誅了管叔、蔡叔，周室危而復安。假如管叔、蔡叔流言方起，說周公有反叛之心，周公一病而亡，金匱之文未開，成王之疑未釋，誰人與他分辨？後世却不把好人當做惡人。第二句說王莽，王莽字巨君，乃西漢平帝之舅，爲人奸詐，自恃椒房寵勢，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恐人心不服，乃折節謙恭，尊禮賢士，假行公道，虛張功業，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共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已，乃醜平帝，遷太后，自立爲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完名全節一箇賢宰相垂之史冊不把惡人當做好人麼所以古人說日久見人心又道蓋棺論始定不可以一時之譽斷其爲君子不可以一時之謗斷其爲小人有詩爲證

毀譽從來不可聽

是非終久自分明

一時輕信人言語

自有明人話不平

如今說先朝一箇宰相他在下位之時也着實有名有譽的後來大權到手任性胡爲做錯了事惹得萬口唾罵飲恨而終假若有名譽的時節一箇瞌睡死去了不醒人還干惜萬惜道國家沒福恁般一箇好

人未能大用不盡其才却到也留名於後世及至鴛口唾罵時就死也遲了這到是多活了幾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誰在那一箇朝代這朝代不近不遠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間一箇首相姓王名安石臨川人也此人目下十行書窮萬卷名臣文彥博歐陽脩曾鞏韓維等無不奇其才而稱之方及二旬一舉成名初任浙江慶元府鄞縣知縣興利除害大有能聲轉在揚州僉判每讀書達旦不寐日已高聞太守坐堂多不及盟漱而往時揚州太守乃韓魏公名琦者見安石頭面垢汗知未盟漱疑其夜飲勸以勤學安石

謝教絕不分。辨後韓魏公察聽他徹夜讀書心甚異之更誇其美陞江寧府知府賢聲愈著直達帝聽正是

只因前段好

誤了後來人

神宗天子勵精圖治聞王安石之賢特召為翰林學士天子問為治何法安石以堯舜之道為對天子大悅不二年拜為首相封荆國公舉朝以為臯夔復出伊周再生同聲相慶惟李承之見安石雙眼多白謂是奸邪之相他日必亂天下蘇老泉見安石衣服垢敝經月不洗面以為不近人情作辨奸論以刺之此

兩箇人是獨得之見誰人肯信不在話下安石既為首相與神宗天子相知言聽計從立起一套新法來那幾件新法

農田法 水利法 青苗法 均輸法 保甲法

免役法 市易法 保馬法 方田法 免行法

專聽一箇小人姓呂名惠卿及伊子王雱朝夕商議斥逐忠良拒絕直諫民間怨聲載道天變迭興荆公自以為是復倡為三不足之說

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 祖宗之法不足守 因他性子執拗主意一定佛菩薩也勸他不轉人皆

呼為拘相公。文彥博韓琦許多名臣先誇佳說好的。到此也自悔失言。一箇箇上表爭論不聽辭官而去。自此持新法益堅。祖制紛更。萬民失業。一日愛子王雱病疽而死。荆公痛思之甚。招天下高僧設七七四十九日齋醮。薦度亡靈。荆公親自行香拜表。其日第四十九日齋醮已完。漏下四鼓。荆公焚香送佛。忽然昏倒於拜壇之上。左右呼喚不醒。到五更如夢初覺。口中道。詫異詫異。左右扶進中門。吳國夫人命丫鬟接人內寢。問其緣故。荆公眼中垂淚道。適纔昏憤之時。恍恍惚惚。到一箇去處。如太官府之狀。府門尚閉。



見吾兒王雱荷巨枷約重百斤。力殊不勝。蓬首垢面。流血滿體。立於門外。對我哭訴其苦。道陰司以兒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專一任性執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國害民。怨氣騰天。兒不幸陽祿先盡。受罪極重。非齋醮可解。父親宜及早回頭。休得貪戀富貴。說猶未畢。府中開門。吟唱驚醒回來。夫人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妾亦聞外面人言籍籍。歸怨相公。相公何不急流勇退。早去一日也。省了一日的咒詈。荆公從夫人之言。一連十來道表章。告病辭職。天子風聞外邊公論。亦有厭倦之意。遂從其請。以使相判江寧府。

故宋時凡宰相解位都要帶箇外任的職銜到那地方資祿養老不必管事荆公想江寧乃金陵古蹟之地六朝帝王之都江山秀麗人物繁華足可安居甚是得意夫人臨行盡出房中釵釧衣飾之類及所藏寶玩約數千金布施各菴院寺觀打醮焚香以資亡兒王雱冥福擇日辭朝起身百官設餞送行荆公托病都不相見府中有一親吏姓江名居甚會答應荆公只帶此一人與僮僕隨家眷同行東京至金陵都有水路荆公不用官船微服而行駕一小艇由黃河沂流而下將次開船荆公喚江居及衆僮僕分付我

雖宰相今已掛冠而歸凡一路馬頭歇船之處有問我何姓何名何官何職汝等但言過往遊客切莫對他說實話恐驚動所在官府前來迎送或起夫防護騷擾居民不便若或洩漏風聲必是汝等需索地方常例詐害民財吾若知之必皆重責衆人都道謹領鈞旨江居稟道相公白龍魚服隱姓潛名倘或途中小輩不識高低有毀謗相公者何以處之荆公道常言宰相腹中撐得船過從來人言不足恤言吾善者不足爲喜道吾惡者不足爲怒只當耳邊風過去便了切莫攬事江居領命并曉諭水手知悉自此水路

無話不覺二十餘日，已到鍾離地方。荆公原有痰火症，住在小舟，多日情懷抑鬱，火症復發，思欲舍舟登陸，觀看市井風景，少舒愁緒。分付管家道：「此去金陵不遠，你可小心伏侍夫人家眷，從水路由瓜步淮場過江，我從陸路而來，約到金陵江口相會。」安石打發家眷開船，自己只帶兩箇僮僕，并親吏江居、主僕共是四人登岸。

只因水陸舟車擾

斷送南來北往人

江居稟道：「相公陸行，必用腳力，還是拿鈞帖到縣驛取討，還是自家用錢僱賃荆公道，我分付在前，不許

驚動官府，只自家僱賃便了。」江居道：「若自家僱賃，須要投箇主家，當下僮僕携了包裹。」江居引荆公到一箇經紀人家來，主人迎接上坐，問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寧，欲覓肩輿一乘，或騾或馬三匹，卽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當初，忙不得哩。」荆公道：「爲何？」主人道：「一言難盡。自從拘相公當權，創立新法，傷財害民，戶口逃散，雖畱下幾戶窮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催，况且民窮財盡，百姓饕餮不飽，沒閒錢去養馬騾，就有幾頭，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穩，我替你抓尋去，尋得下莫喜，尋不來莫怪，只是比往常

一倍錢要兩倍哩。江居問道：你說那拗相公是誰？主人道：叫做王安石。聞說一雙白眼睛，惡人自有惡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別人家閒事。主人去了多時，來回復道：轎夫只許你兩箇，要三箇也不能。沒有替換，却要把四箇人的夫錢催他。馬是沒有，止尋得一頭騾一箇叫驢。明日五鼓到我店裏，客官將就去得時，可付些銀子與他。荆公聽了前番許多惡話，不耐煩，巴不得走路。想道：就是兩箇夫子，緩緩而行也罷，只是少一箇頭口，沒奈何，把一匹與江居坐。那一匹教他兩箇輪流坐罷。分付江居，但憑主人定價，不要與他計較。江居把銀子稱付主人。日光尚早，荆公在主人家悶不過，喚童兒跟隨，走出街市閒行。果然市井蕭條，店房稀少。荆公暗暗傷感，步到一箇茶坊，到也潔淨。荆公走進茶坊，正欲喚茶，只見壁間題一絕句云：

祖宗制度至詳明

百載餘黎樂太平

白眼無端偏固執

紛紛變亂拂人情

後款云：無名子慨世之作。荆公默然無語，連茶也沒興喫了，慌忙出門。又走了數百步，見一所道院。荆公道：且去隨喜一回。消遣則箇走進大門，就是三間廟。

宇荆公正欲瞻禮、尚未跨進殿楹、只見朱壁外面粘
着一幅黃紙、紙上有詩句、

五葉明良致太平

相君何事苦紛更

既言堯舜宜爲法

當效伊周輔聖明

排盡舊臣居散地

儘爲新法悞蒼生

翻思安樂窩中老

先識天津杜宇聲

先前英宗皇帝時、有一高士、姓邵名雍、別號堯夫、精
於數學、通天徹地、自名其居爲安樂窩、常與客遊洛
陽天津橋上、聞杜宇之聲、歎道、天下從此亂矣、客問
其故、堯夫答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地氣自南而北、洛陽舊無杜宇、今忽有之、乃地氣自

南而北之徵、不久天子必用南人爲相、變亂祖宗法

度、終宋世不得太平、這箇兆正應在王安石身上、荆

公默誦此詩一遍、問香火道人、此詩何人所作、沒有

落款、道人道、數日前、有一道侶到此、索紙題詩、粘於

壁上、說是罵什麼拗相公的、荆公將詩紙揭下、藏於

袖中、默然而出、回到主人家、悶悶的過了一夜、五鼓

雞鳴、兩名夫和一箇趕脚的、牽着一頭騾、一箇叫驢

都到了、荆公索性不十分梳洗、上了肩輿、江居乘了

驢子、讓那騾子與僮僕、兩箇更換騎坐、約行四十餘

中長按毛即毛也
坑之毛東即東之東也

里日光將午到一村鎮江居下了驢走上一步稟道
 相公該打中火了荆公因痰火病發隨身扶手帶得
 有清肺乾糕及丸藥茶餅等物分付手下只取沸湯
 一甌來你們自去喫飯荆公將沸湯調茶用了點心
 衆人喫飯兀自未了荆公見屋傍有箇坑廁討一張
 毛紙走去登東只見坑廁土牆上白石灰畫詩八句
 初知鄴邑未陞時 爲負虛名衆所推
 蘇老辨奸先有識 李丞劾奏已前知
 斥除賢正專威柄 引進虛浮起禍基
 最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聲遺

荆公登了東觀簡空就左脚踏下一隻方舄將舄底
 向土牆上抹得字跡糊塗方纔罷手衆人中火已畢
 荆公復上肩輿而行又三十里遇一驛舍江居稟道
 這官舍寬敞可以止宿荆公道昨日叮嚀汝輩是甚
 言語今宿於驛亭豈不惹人盤問還到前村擇僻靜
 處民家投宿方爲安穩又行五里許天色將晚到一
 村家竹籬茅舍柴扉半掩荆公叫江居上前借宿江
 居推扉而入內一老叟扶杖走出問其來由江居道
 某等遊客欲暫宿尊居一宵房錢依例奉納老叟道
 但隨官人們尊便江居引荆公進門與主人相見老

叟延荆公上坐見江居等三人侍立知有名眾請到側屋裏另坐老叟安排茶飯去了荆公看新粉壁上有大書律詩一首詩云

文章謾說自天成

曲學偏邪識者輕

強辨鶉刑非正道

誤餐魚餌豈真情

姦謀已遂生前志

執拘空遺死後名

親見亡兒陰受楮

始知天理報分明

荆公閱畢慘然不樂須臾老叟搬出飯來從人都飽餐荆公也畧用了些問老叟道壁上詩何人寫作老叟道往來遊客所書不知名姓公俛首尋思我會辨

帛勒為鶉刑及誤餐魚餌二事人頗曉得只亡兒陰府受楮事我單對夫人說沒第二人得知如何此

詩言及好怪好怪荆公因此詩未句刺着他痛心之

處狐疑不已因問老叟高壽幾何老叟道年七十八

了荆公又問有幾位賢郎老叟撲簌簌淚下告道有

四子都死了與老妻獨居於此荆公道四子何為俱

歿老叟道十年以來苦為新法所害諸子應門或歿

於官或喪於途老漢幸年高得以苟延殘喘倘若少

壯也不在人世了荆公驚問新法有何不便乃至於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間詩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

石爲相變易祖宗制度專以聚斂爲急拒諫飾非驅忠立佞始設青苗法以虐農民繼立保甲助役保馬均輸等法紛紜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箠掠爲事吏卒夜呼於門百姓不得安寢棄產業攜妻子逃於深山者日有數十此村百有餘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僅存耳說罷淚如雨下荆公亦覺悲酸又問道有人說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願聞其詳老叟道王安石執拗民間稱爲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貶說便便加陞擢凡說新法便民者都是諂佞輩所爲其寔害民非淺且

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閱於塲又以一丁朝夕供送雖說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於教塲中受賄方釋如沒賄賂只說武藝不熟拘之不放以致農時俱廢往往凍餓而死言畢問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見在朝中輔相天子老叟唾地大罵道這等奸邪不行誅戮還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爲何不相了韓琦富弼司馬光呂誨蘇軾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聽得客坐中誼讓之聲走來看時見老叟說話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亂言倘王丞相聞知此語獲罪非輕了老叟矍然怒起道

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見此姦賊，必手刃其頭，剗其心肝而食之。雖赴鼎鑊，刀鋸亦無恨矣。衆人皆吐舌縮項。荆公面如死灰，不敢答言。起立庭中，對江居說道：月明如晝，還宜趕路。江居會意，去還了老叟飯錢。安排轎馬，荆公舉手與老叟分別。老叟笑道：老拙自罵姦賊王安石，與官人何干？乃拂然而去。莫非官人與王安石有甚親故？應荆公連聲答道：沒有沒有。荆公登輿，分付快走。從人跟隨踏月而行，又走十餘里，到樹林之下，只有茅屋三間，並無鄰比。荆公道：此頗幽寂，可以息勞。命江居叩門，內有老嫗啓扉。江居

亦告以遊客貪路，錯過邸店，特來借宿。來早奉謝老嫗，指中一間屋道：此處空在，但宿何妨？只是草房窄狹，放不下轎馬。江居道：不妨，我有道理。荆公降輿入室。江居分付將轎子置於簷下，驟驢放在樹林之中。荆公坐於室內，看那老嫗時，衣衫監縷，鬢髮蓬鬆。草舍泥墻，頗爲潔淨。老嫗取燈，火安置。荆公自去睡了。荆公見牕間有字，携燈看時，亦是律詩八句，詩云：

生已沽名銜氣豪，死猶虛偽惑兒曹。
 既無好語遺吳國，却有浮辭誑葉濤。
 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噴恨說青瑤。

想因過此來親觀

一夜愁添雪鬢毛

荆公閱之、如萬箭攢心、好生不樂、想道、一路來、茶坊道院、以至村鎮人家、處處有詩譏諷、這老嫗、獨居誰人到此、亦有詩句、足見怨詞、言語、遍於人間矣、那第二聯說吳國乃吾之夫人也、葉濤是吾故友、此二句詩意、猶不可解、欲喚老嫗問之、聞隔壁打鼾之聲、江居等馬上、辛苦俱已睡去、荆公展轉尋思、撫膺頓足、懊悔不迭、想道、吾只信福建子之言、道民間甚便新法、故吾違眾而行之、焉知天下怨恨至此、上皆福建子悞我也、呂惠卿是閩人、故荆公呼為福建子、是夜

荆公長吁短歎、和衣偃臥、不能成寐、吞聲暗泣、兩袖皆沾溼了、將次天明、老嫗起身、蓬着頭、同一赤脚蠢婢、趕二猪出門外、婢携糠粃、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於木盆之中、口中呼囉七囉七囉、拗相公來、二猪聞呼、就盆喫食、婢又呼雞、鼎七鼎七、王安石來、羣雞俱至、江居和眾人看見、無不驚訝、荆公心愈不樂、因問老嫗道、老人家何為呼雞豕之名如此、老嫗道、官人難道不知、王安石、卽當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渾名、自主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擾民、老妾二十年、孀婦、子媳俱無、止與一婢同處、婦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

等錢。上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為業，蠶未成眠，便預借絲錢用了。麻未上機，又借布錢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養雞，等候吏胥里保來徵役錢，或准與他，或烹來款待他，自家不會嘗一塊肉。故此民間怨恨新法，入於骨髓。畜養雞豕，都呼為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做畜生，今世沒奈何，他後世得他變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且荆公暗上垂淚，不敢開言。左右驚訝，荆公容顏改變，索鏡自照，只見鬚髮俱白，兩目皆腫，心下淒慘，自己憂志所致。思想一夜愁添雪鬢毛之句，豈非數乎。命江居取錢謝了。

老嫗收拾起身，江居走到輿前，稟道：相公施美政於天下，愚民無知，反以為怨。今宵不可再宿村舍，還是驛亭官舍，省些閒氣。荆公口雖不答，點頭道：是。上路多時，到一郵亭，江居先下驢，扶荆公出轎，升亭而坐，安排蚤飯。荆公看亭子壁間，亦有絕句二首。第一首云：

富韓司馬總孤忠，
只把惠卿心腹待。

懇諫良言過耳風，
不知殺戮是逢蒙。

第二首云

高談道德口懸河

變法誰知有許多

他日命衰時敗後

人非鬼責奈愁何

荆公看罷，慨然大怒，喚驛卒問道：「何物狂夫，敢毀謗朝政如此？」有一老卒應道：「不但此驛有詩，是處皆有。雷題也。」荆公問道：「此詩爲何而作？」老卒道：「因王安石立新法以害民，所以民恨入骨。近聞得安石辭子相，登判江寧府，必從此路經過。早晚常有村農數百，在此左近，伺候他來。荆公道：『何他來，要拜謁他麼？』老卒笑道：『仇怨之人，何拜謁之有？』衆百姓持白挺，候他到時，打殺了他，分而啖之耳。」荆公大駭，不等飯熟，趨出郵亭，上轎。江居喚衆人隨行，一路只買乾糧充饑。

公更不出輪，分付兼程趕路。直至金陵，與吳國夫人相見。蓋人江寧城市，乃卜居於鍾山之半，名其堂曰半山。荆公只在半山堂中，看經念佛，冀消罪愆。他原是過目成誦，極聰明的人，一路所見之詩，無字不記，私自寫出，與吳國夫人看之。方信亡兒王雱陰府受罪，非偶然也。以此終日憂憤，痰火大發，兼以氣膈不能飲食，延及歲餘，奄奄待盡。骨瘦如柴，支枕而坐。吳國夫人在傍，墮淚問道：「相公有甚好言語分付？」荆公道：「夫婦之情，偶合耳。我死更不須掛念，只是散盡家財，廣修善事便了。言未已，忽報故人葉濤特來問疾。」

夫人迴避荆公請葉濤床頭相見執其手囑道君聰
明過人宜多讀佛書莫作沒要緊文字徒勞無益王
某一生枉費精力欲以文章勝人今將死之時悔之
無及葉濤安慰道相公福壽正遠何出此言荆公歎
道生死無常老夫只恐大限一至不能發言故今日
爲君叙及此也葉濤辭去荆公忽然想起老嫗草舍
中詩句第二聯道

既無好語遺吳國

却有浮詞誑葉濤

今日正應其語不覺撫髀長歎道事皆前定豈偶然
或作此詩者非鬼卽神不然如何曉得我未來之事

吾被鬼神誚讓如此安能久於人世乎不幾日疾重
發謔語將手批頰自罵道王某上負天子下負百姓
罪不容誅九泉之下何面目見唐子方諸公乎一連
罵了三日嘔血數升而死那唐子方名介乃是宋朝
一箇直臣苦諫新法不便安石不聽也是嘔血而死
的一般樣死比王安石死得有名聲至今山間人家
尚有呼猪爲拘相公者後人論宋朝元氣都爲熙寧
變法所壞所以有靖康之禍有詩爲證

熙寧新法諫書多

執拘行私奈爾何

不是此番元氣耗

虜軍豈得渡黃河

